

平台资本主义下异化劳动的逻辑与理路

尤思童

(北京联合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北京 100101)

摘要: 依托技术发展而诞生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新样态平台资本主义是资本家剥削形式的深度拓展, 带来了异化劳动的诸多新现象。平台资本主义下异化劳动的诞生合乎资本剥削逻辑、合乎人的本质逻辑、合乎技术发展逻辑, 表现为数字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数字劳动者与劳动行为的异化、数字劳动者与类本质的异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 应从数字产品、数字技术、人的自我意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入手对平台资本主义下异化劳动的回归理路提出思考。

关键词: 平台资本主义; 异化劳动; 数字劳动

中图分类号: A811

文献标识码: A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与支持, 数字平台的出现逐渐更新了资本主义生产、生活以及交往等领域的原有模式和发展曲线, 正推动着当代资本主义向平台资本主义的蜕变。这种新模式的产生使得资本主义的剥削本质得到更深层次的拓展, 人们在依赖于平台服务的过程中无形下成为无酬数字劳工, 凸显了自身与劳动产品的异化、与劳动过程中生产行为的异化、与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同人的异化。那么, 这种平台资本主义下所产生的异化劳动有着怎样的生成脉络和底层逻辑, 它何以凭借对数据的收集与加工加深了对人们的剥削, 我们又当如何梳理出平台资本主义下异化劳动的回归理路。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出探讨。

一 平台资本主义下异化劳动的底层逻辑

平台资本主义依赖数字基础设施的性质与网络本质, 是资本主义更加深入的集约化体现。资本主义对人们的剥削依托随着科技发展起来的平台无孔不入, 人们在享受数字成果的同时也在无形中贡献了自己的劳动。

(一) 合乎资本剥削逻辑: 平台资本主义下异化劳动产生的根本动力

资本是能够带来剩余价值的价值。^[1] 剩余价值是由雇佣工人的剩余劳动创造的。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论证了生产剩余价值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绝对规律, 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剥削本质。在资本家无限追求剩余价值的过程中, 劳动者与劳动相异化的表征就越为明显。

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 资本主义借助新兴平台从而实现对社会资源、个人数据、商品经销等方面的垄断。更多的社会资源被资本平台所发现并征用, 劳动资料与劳动者相分离, 而数字劳动者自身在无意识中通过刷视频, 微信, 支付宝等形式将个人数据泄露给平台, 平台则通过垄断的大数据对个人喜好精准分析, 分门别类推送所需要产品, 从而达到获利的目的。如此一来, 数字劳动者虽然在实施劳动行为时贡献了自己的数据信息, 却不能拥有自己劳动行为所出产的产品并在实施消费行为时成为了任资本宰割的对象, 表现出了数字劳动者与劳动相异化的现实表征。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得以迅速积累, 为获益者带来巨大红利, 从而催生了资本家进一步追求剩余价值的动力。

平台对社会资源的垄断是资本主义进行资本积累的衍生形式。从而达到生产者与生产资料相分离, 资本迅速集中于少数人手中的目的。进一步对个人数据的垄断则彰显了数字劳动者异化劳动的过程即数字劳动者通过自己数据的贡献无偿为资本家生产剩余价值的过程。平台对商品经销的垄断使得不同领域寡头的快速崛起。数字劳动者被迫在平台指定的商家购买

商品，接受资本的价格设定与剥削。

平台资本主义凭借数字技术的创新加深了对劳动者的剥削，拓宽了资本赢利边界，无限逐利合乎资本剥削逻辑，是平台资本主义下异化劳动产生的根本动力。

（二）合乎人的本质逻辑：平台资本主义下异化劳动产生的现实需要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劳动异化”一节中始终秉持劳动是人类的本质属性。在技术的加持下，劳动者以网络平台为基石所产生的创作和交换信息的过程实质上即是数字劳动者的劳动过程。这一点是合乎人的本质属性的。

但在平台资本主义背景下，数字劳动者所生产的信息成为了资本家垄断的资源之一，信息成果不属于劳动者而转变成了资本家分析劳动者喜好并向其兜售商品的依据。数字劳动者的劳动过程也变得透明化和无时间化。人们在日常生活中通过应用手机平台软件进行支付、购物等必需行为以及刷视频、打游戏、追剧等娱乐行为透露并传递自己的个人信息，这样的劳动过程区别于传统形式上的看得见的劳动过程而产生于无形之中。使数字劳动者在无意识中贡献自己的劳动，整个劳动过程变得透明化。而这样的劳动也并非产生于特定的时间，人们便捷生活娱乐生活的行为是根据实际生活需要和自身需要形成的。如此一来，在这个过程中的劳动也是不限时不定量的。有些人沉迷于娱乐软件甚至一整天都在进行数字劳动。数字劳动也就具有了无时间化特征。但这种数字劳动并没有人为其支付报酬，资本家依借平台实行对数据的垄断，依靠技术进行数据分析，将其变成为自身逐利服务的利器。

劳动是人的本质属性，数字劳动的产生是合乎人的本质属性的，是现实需要。其现实表征与数字劳动者的异化则是资本主义本质驱动的结果。

（三）合乎技术发展逻辑：平台资本主义下异化劳动产生的支持力量

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各类电子产品和网络技术日新月异，以惊人的速度不断更迭。依托技术的发展平台资本主义迅猛崛起。信息技术的进步使每个人都享受到了数字成果带来的便捷，便捷的属性使数字化产品迅速充斥人们的日常生活。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均被技术所控制。^[2]在购买行为上人们由传统的线下购物转变为通过平台购买日常生活用品，在支付方式上由传统的现金支付转变为微信、支付宝等线上平台支付，在出行方式上，共享单车等共享行为的营销也使得人们在无形中被技术所掌控。因此，人们为了便捷自己的生活，不得不适应、顺从由资本所建造的轨道并在这个轨道上无限消耗自己的能量。人们寻求便利的属性在技术的加持下幻化成资本剥削的利器。

平台的崛起不仅改变了人们的衣食住行，还更新了人们的娱乐模式。抖音、小红书、快手、爱奇艺等娱乐软件极大丰富了人们的业余生活，但其巨大的诱惑力甚至使人们沉迷其中，无法自拔。生活中随处可见的“低头族”进一步说明了人们衣食住行以及日常消遣对电子设备的依赖。人们需要规范自身行为，以免沦为娱乐平台的“奴隶”。

没有技术的支持与进步就不会平台资本主义的崛起更无从谈起数字劳动的异化，数字劳动的异化是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随着时代发展动态演进的现实表征。

二 平台资本主义下异化劳动的现实表征

马克思在《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从国民经济学感性事实出发，以劳动者与劳动产品异化这一现象为入手点，分析出其异化的背后行为与本质。由此得出了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性，马克思关于异化劳动的四重规定性是对当今平台资本主义下异化劳动现象进行分析的理论基础。

（一）数字劳动者与劳动产品的异化

“个体同自己的劳动产品的关系就是同一个异己的对象的关系。基于这个前提，工人在

劳动中消耗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本身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工人把自己的生命投入对象；但现在这个生命已不再属于他而属于对象了”。^[3]由技术加持而新兴的平台资本主义延续并拓展了剥削的广度和深度，那么这种异己的表征也就越为明显，即数字劳动者所创造的劳动产品不归劳动者所有并受其支配。

数字劳动者在使用平台满足日常生活的实际需要和自身娱乐需要的过程中，承担着信息搬运工和创造者的角色，我们刷短视频留下的点赞评论显露我们的个人喜好信息，微信、支付宝等支付平台启用刷脸支付、指纹支付的方式收集我们的生物信息，以此匹配，形成对于我们整个人的数据分析。而个体对于自我创作的数字内容不具有所有权和支配权，也无人有这样的数字劳动支付酬劳，无形中成为了资本家的免费劳工，如此一来，这一过程所产生的数据对劳动者而言便成为了异己的存在。

已经垄断各平台数据的资本家们根据匹配信息分门别类向我们推荐、兜售感兴趣商品，一双无形的大手正在一步步掏空我们的口袋，数字劳动者反受数字产品的支配和制约，表现出数字劳动者与自身生产的劳动产品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

（二）数字劳动者与劳动行为的异化

马克思指出：“异化不仅表现在结果上，而且表现在生产行为中，表现在生产活动本身中”。他认为：“产品不过是活动、生产的总结”。^[4]

以平台为媒介，以消耗生命力为代价的过劳生产是数字生产活动与数字劳动主体异化的新型样态。一方面体现在被称为“码农”的信息无产阶级劳动者的高压劳动中。信息无产阶级劳动者为了保障自身的工资待遇，维持自身生活需要，不得不长时间从事高压劳动，以自己体力和脑力的消耗为资本家提供更多的剩余价值。在如此的压榨之下，猝死和过劳死现象成为了在数字生产脑力劳动者中频发的“新闻”。

另一方面体现在每个人的不自觉劳动中。数字劳动让劳动的时空边界不断淡化，资本家将只有切实的处于工作地点、工作时间的付出认定为工人的劳动，而对超出规定工作时间和地点的剩余劳动视而不见。数字生产者为了满足实际生活与娱乐的需要，通过各类平台的支付方式、视频点赞等活动产出自身信息，并且“自愿”延长数字劳动时间，在工作与休闲模糊的边界中被资本剥夺自由生命时间。^[5]

（三）数字劳动者与类本质的异化

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指出“有意识的生命活动把人同动物的生命活动直接区别开来。正是由于这一点，人才是类存在物。或者说，正因为人是类存在物，他才是有意识的存在物，就是说，他自己的活动对他来说是对象，仅仅由于这一点，他的活动才是自由的活动”。^[6]劳动是人的类本质。数字劳动虽然在一定层面看似是合乎人本质的存在，但在平台资本主义剥削的压榨下，数字劳动异化实为对人的“类本质”的剥削与抽离，而人这个“有意识的类存在物”也逐渐显现为“单向度的人”。^[7]

一是人们对数字信息技术的加强依赖使人与其类本质呈现异化的形态。在数字生活境遇下，人们通过随时携带的智能移动终端，随心所欲接入各种网络，成为了具有生物人和机器人双重逻辑的“赛博人”。这些“赛博人”是丧失自主性，能动性，自身的思考和行为均受平台资本主义控制的人。我们了解到在亚马逊仓库里负责商品分拣的员工的日常工作即是根据电脑指令完成想换工作，基本不需要发挥自己的主体性和创造性，这便是“赛博人”的典型案例。

二是与我们“形影不离”的智能设备变成最了解我们的存在。它们依托技术发展根据数

字劳动者所产生的个人数据分析出个人喜好，并将推送内容局限在人们所感兴趣的信息领域，引导人们将自己的生活桎梏在像蚕茧一样的“信息茧房”中。我们看什么不看什么均由技术代替我们决定，这样的决策模式抹杀了人的自主性与延展性，人们在与自身“志同道合”的虚拟世界中盲信盲从，从而由“有意识的类存在物”过渡为“单向度的人”。

（四）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异化

“人同自己的劳动产品、自己的生命活动、自己的类本质相异化的直接结果就是人同人相异化”。^[8]“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9]

一是在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中，数字劳动者不再保持原有的社会联系而逐渐变成孤立的“社会原子”。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分析指出：“由于生产过程完全按照精确的理性原则被机械地分成多个孤立的部分，劳动者之间的有机联系被切断，劳动者变成各自孤立、被动的原子”。^[10]如众包工作者通过网络平台寻找工作并且能够独立完成工作，很少进行与其他同事的沟通，形成孤立的原子。

除劳动过程以外，平台的兴起为人们提供了新的交流和沟通方式，人们之间的交往也越来越做依赖于社交平台。甚至于一家人围坐在同一张桌子前，大家都自顾自看自己的手机，人与人之间毫无交流，虽然身处温暖舒适的家庭关系中，可能依然会感到孤独。这是人与人之间异化的又一重表现。

二是劳动者与资本家的异化程度加深。在资本、资本家、雇佣工人这样的社会关系中，工人所付出的劳动越多，他所得到的本该属于自己的产品越少。如此一来。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矛盾愈发突出，利益对立也更加明显。数据霸权则进一步扩大了二者之间的鸿沟。凭借对平台、数据、商品等线上产业链的垄断，财富迅速集中于资本家手中，由此产生了富可敌国的数字科技巨头与收入不稳定的数字劳工之间悬殊的两极分化。

三 平台资本主义下异化劳动的回归理路

平台资本主义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应运而生，具有使数字劳动者与自身劳动行为、劳动产品、类本质以及在社会关系中异化的现实表征，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平台资本主义无疑会成为资本家强化剥削的工具，而反思数字平台在平台资本的操纵下引发的劳动异化的根本目的，是要推动实现数字平台技术的社会主义应用。

（一）实现人与数字产品的“共同富裕”

马克思在提出异化劳动理论的基础上指出了异化扬弃的方向。即：“共产主义是对私有财产即人的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共产主义是作为否定的否定的肯定”，“对下一阶段历史发展来说是必然环节”。^[11]

实现平台资本主义下数字劳动者自我异化的积极扬弃应打破资本增殖逻辑对数据的占有和垄断，实现数据的共创共享。平台所收集与汇总的数据均来源于数字劳动者的隐形劳动行为，数据应为劳动者所拥有并用来更好地服务数字劳动者。

数字技术与资本的结合，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加深了这种剥削。因此，只有从根本上变革数字生产关系，消灭私有制，建立数字生产资料公有制，使数字劳动者拥有对数字产品的所有权才能改变数字劳动者付出与自身数字产品拥有量成反比的现状，才能真正实现人与数字产品的“共同富裕”。

（二）推进人对数字技术的智治善用

追溯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发现，技术变革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在威胁着人类及其生产生活方式。在资本主义剥削逻辑下，技术的滥用与误用现象愈发严重。数字技术成为

了资本家的隐形剥削工具。

为改变这种现状，我们首先应摆脱资本增殖逻辑对数字技术的操控，加强对技术的合理规制，完善相关法律，使数字技术的应用规范化、制度化，从而保障数字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其次，我们应进一步加强对于数字劳动者的管理，在官方媒体平台加大网络安全、技术危害等方面的知识宣传，引导其用辩证的眼光看待问题，而不仅着眼于数字平台所带来的便利与娱乐作用，更要明确其中的利弊关系，使其能够意识到自身数字劳动的行为并在合理范围内保障自身的信息安全，不迷恋娱乐平台所带来的短暂快感，以实现数字劳动者对数字技术智治善用。

最后，我们想要制止数字技术的过度资本化，抵制数据平台，信息资料，商品产销的垄断行为，就要做到合理分工，国家、社会、学校、个人共同努力，在完善法规、加大宣传、合理引导、自我觉醒等方面取得更大进步，共创健康的互联网环境。

（三）打破人的自我意识的“游离状态”

马克思从“物的异化”这样的感性事实出发分析出“人的异化”，透过“物”的表象发现“人”的本质。

在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资本家借助平台机制以资本的高速增长为宗旨忽略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漠视“人”的本质，而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我们始终为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努力奋斗。打破平台资本主义下人自我意识的“游离状态”一是我们应关注数字劳动者的身体健康和身心健康，尊重其个性发展，积极发挥其个性优势，促进实现每个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二是我们应当引导资本家，要推动社会的全面发展进步，应当以人的解放而非对人的控制为目标，建构良好数字共创共享环境，让数字平台成为劳动解放与人们创造力激发的中介场所，不断加强对人的控制只能加深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全面促进人的解放才是更好的出路。

（四）促成人与人之间的互利共生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下，资本家通过压榨劳动者无休止地追求剩余价值，资本家所积累的财富越多，工人所获得的本属于自身的劳动产品越少，由此形成了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对立关系。

要打破工人与资本家之间的对立关系，实现人与人之间的互利共生，应在规范平台资本经济方面下功夫。平台资本经济主要表现在对平台的掌控、对数据的垄断以及对技术的操纵三方面。在数字平台掌控方面应进一步加强法律法规建设，将利益蛋糕合理分配；在数据垄断方面应在数据共创共享中实现数字劳动的“回报支付”，明确并保障数字劳工的劳动权益；在技术操纵方面应积极引导数据技术从“技术理性逻辑”复归到“劳动工具本质”，发挥其积极作用，让其从资本牟利的媒介转变为社会主义普惠全民的工具，从“奴役”人们生活的枷锁转化成为民服务的“机器”。

总之，马克思透过国民经济感性事实揭示了异化劳动的本质，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平台资本主义应运而生，成为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现实延伸与异化劳动理论动态演进的表征。在这种现实表征中应以马克思异化劳动理论为基石思索平台资本主义下异化劳动的回归理路，引导其服务于民、服务未来、服务社会主义建设。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21: 第 193 页。
- [2] 汪金剛. 数字劳动异化: 表征、归因与伦理重构[J]. 青年记者, 2022 年 (12)。
- [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4]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四十二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79.
- [5] 谭天. 数字劳动异化的出场逻辑、在场表征与回归理路——以《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线索[J]. 理论导刊, 2022 (07)。
- [6]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第 53 页。
- [7] 马尔库塞. 单向度的人: 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M].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 2006: 2.
- [8] 1844 年经济学哲学手稿[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8: 第 54 页。
- [9]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 1 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 [10] 卢卡奇. 历史与阶级意识[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99.
- [11] 马克思, 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一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The Logic and Path of Alienated Labor under Platform Capitalism

You Sitong

(School of Marxism, Beijing Union University, Beijing, 100101)

Abstract: Platform capitalism, a new form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mode born out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represents a profound expansion of the capitalist's form of exploitation and has brought about numerous new phenomena of alienated labor. The emergence of alienated labor under platform capitalism conforms to the logic of capital exploitation, the logic of human nature, and the logic of technological development. It is manifested in the alienation between digital workers and their labor products, between digital workers and their labor behaviors, between digital workers and their human essence, and between people. To address the return path of alienated labor under platform capitalism, we should start from digital products, digital technologies, people's self-awareness, and the relationships among people.

Keywords: Platform capitalism; alienated labor; Digital labor